

科普文学

美丽的蒲公英

■ 王玉芳

盼呀，盼呀，春来了，美丽的蒲公英也来了。它带着微笑，带着温柔一起参加这盛大的春宴。它像一颗颗闪亮的星星洒落在绿茵茵的草地上，遍布在路边，河堤，公园，绿树丛中，默默无闻地，静静地看着春天的模样。

蒲公英开着金黄色的小花，花瓣细小密布，花蕊金黄如丝并伴有清香的味道。蒲公英的叶子细长如剑，有的叶片边缘像锯齿，有的叶片边缘光滑，叶片表面碧绿光亮。金色的小花在绿叶的衬托下是那么的娇美动人。蒲公英的花茎是从根部长出几支紫色圆管株秆，紧紧地偎依在一起，参差不齐，争相开放，在微风吹拂下有节奏地摇摆着楚楚动人的身姿，就像几个兄弟姐妹围坐在一起，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是多么的温馨、幸福呀！

蒲公英的根须洁白细长，像一根根白色的丝簇拥着并向泥土四面延伸。过了一段时间你就会看到一株大的蒲公英周围会长出许多大大小小的蒲公英来，十分喜人。蒲公英繁殖率较高，它的根须和种子都可以繁衍后代。

蒲公英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它的花期较长，三月份开花，一边开花一边结子，大概到了六七月份，金黄色的小花就幻化成了一个圆鼓鼓的白色小绒球伫立在田野的每个角落，十

分喜人。一阵风吹来，那一个个白色小绒球被风吹散，在空中飘浮着，风带着这些可爱的小精灵到处安家落户，生根开花结果，繁衍更多的后代，为人类造福。

蒲公英不仅外表美丽，内在也很美。它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全身是宝，它全草入药。据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蒲公英具有清热解毒、疏肝理气等功效。它物美价廉，每年到了清明前后，都有许多人到田间地头寻找采割，然后，把它洗净晒干泡水喝。有时候，城市附近的一些农民也会把蒲公英拿到城里来卖，城里许多人都喜欢买它。有的买回家炒着吃，有的包饺子，有的洗净晒干了泡茶或煮水喝。

蒲公英是一种很普通的植物，它无声地淹没在百花丛中，不求任何回报在为人类做贡献，人们都热爱它、喜欢它，就像那普通的劳动者都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地奉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我们要学习蒲公英这种无私的奉献精神，把自己的满腔热血奉献给社会，奉献给这个时代，做时代的弄潮儿，跟着时代的节拍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李花樱花竞相开

■ 黄大荣

亲切和向往。

是否因为品种不同，抑或是移植才十五年左右，园区大道的李花和樱花，树冠不过两丈有余，却更能让你看得真真切切。花瓣轻盈、舒展，每朵五六片，花型有似桃花、梅花。远远望去是雪白的，走近细看，花瓣又白里浸着那么一点点微绿；蜜蜂钻进丝丝淡红的花蕊采花酿蜜，从一朵飞向另一朵，不顾忌游人。也许是因为这里的李花、樱花没有那么多珍贵的品种，也许是因为这里的李花、樱花开在大道旁，没有名山大川、侯门朱户的高贵出身，于看花人来说，她们显得自然、朴实，毫无矫揉造作之态，游人可以随意欣赏，不曾有雾里看花的感觉。

我不知道为何，自古写李花、樱花的诗，多是离愁别绪。唐·李商隐《李花》：“李径独来数，愁情相与悬。自明无月夜，强笑欲风天。减粉与园箨，分香沾渚莲。徐妃久已嫁，犹自玉为钿。”元稹《折枝花赠行》：“樱桃花下送君时，一寸春心逐折枝。别后相思最深处，千株万片绕林垂。”而舒曼殊《桃花落》：“十里樱花作意开，绕花岂惜日千回？昨来风雨偏相厄，谁向人天诉此哀？忍见胡沙埋艳骨，休将清泪滴深杯。多情漫向他年忆，一寸春心早已灰。”更是哀婉凄绝。

这里的李花、樱花，不像山野的李花、樱花漫山开放，两旁加起来也就千余棵，但丝毫不减花开得热烈！每一朵，都尽情绽放自己的美丽，以自己独特的美，留住春天！无论是向阳的花朵，还是背阴的花朵，朵朵绽开，没有哪朵偷懒，一朵朵，一枝枝，满树繁花。因李花与樱花比邻而居，仅仅一道相隔，相互守望，花色相似，两种花争相斗艳，绽放成这绚丽的李樱花带。置身其间，一样能让你感受到色彩、姿态、芬芳成美的世界，忘掉世俗的繁杂，它们携手共进，向善向美！这里的李花、樱花，各就各位，一朵挨着一朵，一枝会意另一枝，树与树相互凝望又相互守望，又连成一体，那么整齐，那么和谐，那么团结，竭尽所能，为这个特殊的春天，点燃一道亮丽的风景。她们也许在风中紧握拳头，誓要给予人们无限的希望与温暖。

这千余棵移植仅仅十多年的李花樱花，她们各自告别自己的亲人，第一次在这异乡开放，竟然开得如此整齐，没有一树留空落下，不管有没有人欣赏。李花，樱花，她们团结一致，多么忠诚于自己的职守。她们看似柔弱，却又如此坚强。她们不就是那些辞别亲人，逆向而行，救死扶伤，以生命守护生命的白衣女战士的写照吗！



从小就特别喜欢铜梁巴岳山的云。还是顽童，就爱爬上山顶，站在高高的状如蘑菇雄踞山巅的天灯石上，一览众山，看浩瀚云海。夕阳西下，彩霞满天，云卷云舒，变化莫测。放眼望去，远山峰峦叠嶂，云遮雾绕，辽阔深远。我不由自主挥动双臂，放声大喊，气贯长虹。

巴岳山云遮雾罩。我以地为床，以天为盖，头枕绿草，躺在大山怀抱，白云在身边飘荡。在云雾中，我如修行的神仙。

任性而渺小的我，躺在山中云海，仰望天空，任彩云和夕阳驻足脸上，发出金灿灿的光芒。在迷幻中，我甚至也想自己能变成一片云，随风飞到遥远的天际，飞到我想去的任何一个美妙的世界。

年少的我，只要有闲暇，都要爬上巴岳山巅，看漫山云海。

那年高考后的盛夏，我想放松紧张已久的神经。入驻大山深处，徜徉巴岳山中，近距离触摸巴岳山巅那缥缈的云海。

进入巴岳深处，薄云缭绕，雾气弥漫。站立山顶，矗立云海，极目远眺，一座座大山绵延不绝，山势巍峨。山在云里，云在山腰。山在这里，不仅有了高度，更有了厚度。白云朵朵，清凉如露。茫茫天地间，我不由自主地深爱上了那连绵的群山，更爱上那一望无涯的雪白云海。

巴岳山晴朗的晨曦里，白云轻轻地流动，似从

巴岳山看云

■ 苏其善

遥远的天际飘忽而来。抑或，云就是从大山脚下袅袅升起的，丝丝点点，一片一片，漫过山腰，涌到山巅。太阳刚露出笑脸，就被彩云轻轻托住，慢慢升上浩瀚天宇。

巴岳那连绵起伏的山峦中，夕阳西下的云海，更是七彩绚丽。在天空湛蓝的底色上，白云一朵朵，彩云一丛丛，变幻着各种姿态与色彩，靠近翠绿的大山，缠缠绵绵地飘过树梢，袅袅婷婷驻足山间。此刻，我伸出双手，想抓住飘过眼前的云朵，让她带着我翱翔天空。可那云朵，轻轻的一飘，就挣脱我的拥抱，羞羞地滑过我的眼前，慢慢缠绕在远处的树梢。

在巴岳山那多姿多彩无边无际的云海，千变万化，每天姿态各有不同。晴朗的早上，晨曦伴着彩云，轻轻抚摸着你的面庞；细雨的中午，雾岚低垂，乌云快速飞过头顶；晚霞的黄昏，云淡天低，有如与云霞仙子相依相伴。

巴岳山的云天，有时就像一张小娃娃的脸，说变就变。可能刚刚还是蓝天白云，几声闷雷后，就乌云压顶了，狂风骤雨便突然降临。或许刚才还乌云蔽

日，暴雨倾盆，瞬间就云开雾散，雨后天晴，金光四射。活脱脱是诗人笔下“东边日出西边雨”的再现。

雨后的云彩，更加美丽。巴岳山巅，飞跃着一道绚丽的彩虹，斜斜悬挂于群山之间。你会觉着，只要身边有一根丝绳，就可以迅速抵达那彩桥之上。还让你觉得，轻而易举就可以扯下一片彩云，披挂身上。甚至还可以脚踏祥云，随风遨游浩瀚的苍穹。

每当夜幕降临，厚重的云，时而像悬泉瀑布，时而像银河倾泻，席卷缠绕着整座大山。苍翠的大山在云海若隐若现，那山那草那树，紧紧挽着晚风中的云。云朵仿佛也累了，似小鸟依人般缠绕着大山，无论多大的山风吹来，云朵始终不愿离去，紧紧与大山相偎相依。云中有山，山中有云。

这样的夜晚，我喜欢坐在山中，静静地体会那份云与山相恋的感觉。许多次，我明显地感觉到缠绵的云朵相拥着我，亲吻着我，一寸寸浸入肌肤，将我同大山慢慢融合在一起。

在云山雾海中久久流连之后，我竟然感觉自己也仙风道骨了，当下山之时，我的心与身竟已飘

鸢尾与豆豉花

■ 殷艳妮

2020年，被口罩紧捂过的春天，注定来得迟了些。那是一段憋闷的日子，多日来足不出户，等到恢复正常上班的时刻竟感到前所未有的欣喜。终于可以出门了，像得了特赦令，我满怀喜悦徒步走在上班的路上。

从柳林苑出发，一路向南，行至北温泉九号，一块一米多高的石头立于道旁。石头左侧有个相对隐秘的入口，顺着主路疾行的人是不太容易发现这条岔道的。途经榕树林，小路延伸开去，视野逐渐开阔，马鞍溪豁然呈现在眼前。

我站在下游，逆流而上，阳光甚好，不由自主将脚步放缓。湖岸的花草树木，逐渐露出清朗的眉眼；伴随湖心吹来的风，有着微微湿润的触感，平添几许柔媚。黄色的迎春花腰肢纤细舒展，枝条呈拱形披散垂坠，无数明黄的花儿点缀其间，远远地就能抓紧人的视线，一丛丛一簇簇蓬勃生长，似要将这枯竭了一个冬的河岸点亮。滴水观音相伴而生，墨绿的叶子厚重敦实，如大伞撑开，与迎春的俏丽活泼形成鲜明对比。禁足久了，我比往日观察得更细致些。步行道上的人渐渐多起来，他们跟我一样，为这春天每一件朴实常见的小事物而欣喜。

一株淡紫色花冠挺立，开在离岸边稍远一点的树丛里，花秆两侧扁条形的叶片错落有致。六枚舌形花瓣，三枚向上翘起，三枚向下翻卷，间隔排列。向下翻卷的花瓣上有黄色的纹理，箭簇般从花心探出，边缘处晕染开紫色的小点，比整片花瓣的底色稍深。它像一只小小的蝴蝶伏于草上，即使隔着口罩，我也能闻到淡淡的香气。这是我第一次，如此仔细地观察一株鸢尾。

鸢尾，多么美丽的名字，常言道人如其名，花亦如此。有的花儿生来就长得跟它的名字颇像，牡丹的典雅高贵，玫瑰的美艳热情，茉莉的芬芳雅致，而鸢尾，有些轻巧，有些灵动，有些自由自在的惬意。在我的家乡，鸢尾花是很常见的植物，它们喜水、喜阴凉，河岸、树林都可见它们大片的身影，花期也长，淡紫色的花从春开到夏。无须精心种植，在这个山环水绕之地，跨出门去就能看个够。因为易得，反而显得没那么珍贵了。

我小的时候，并不唤它“鸢尾”，大家都叫它“豆豉花”。豆豉黑不溜秋其貌不扬，但用作调味确是极好的。每到年末，采割新鲜翠绿的豆豉叶，也就是鸢尾的叶子，将煮熟透的黄豆沥干水分倒入盆中，然后一层黄豆、一层豆豉叶，层层堆叠叠当，再放置到稻草铺垫的箩筐中，压上石头，静待发酵。做好的豆豉发出醇厚的香味，而豆豉叶早已被捡出，丢弃。

做豆豉已是好多年前的事，脑海中出现的那段被豆豉叶染香的时光仿佛它的前世记忆，而现在在我前开出花来的叫“鸢尾”，随性、淡然，静静开放。这样的花开到极致也依然是淡紫色的，一株、两株、三株……我知道它不会如此孤寂地立，果然，没走多远，越来越多的鸢尾花渐渐成片，低伏于丛林，像有数不清的蝴蝶翩翩起舞，将我置身于梦幻般的海洋，柔软而香甜。它小小的，恬静而美丽，无须向枝头高举芳菲证明自己，而我，已被它俘获。

相传法兰西王国第一个王朝的国王克洛维在受洗礼时，上帝送给他一件礼物，就是鸢尾。到现在，法国人也将鸢尾花视为国花，象征光明和自由。我想这些，跟鸢尾花本身并没有多大关系，因为“玫瑰就算不叫玫瑰，也无损其芬芳”。它还是我心里，那株朴实自在、小小的豆豉花。

就像我不曾细细体会正常的工作生活、自由出行的美好，理所当然地享受着那些平静而安宁的日子，我也曾无视过，鸢尾的美丽。我不愿再无视，之后的每一个春天。

然似云。

因那无处不在的云彩，我眷恋巴岳山的一草一木，更眷恋那宽阔的大山胸膛。当离别的车轮向前滑动，随着弯弯的山路，抵达山下那宽阔的柏油路时，我顿时感到有些失落。

车开出好远，我回眸望去。那满山白云，已铺天盖地降下群峰，遮住山巅，远处的巴岳山已模糊成一片云海。

